

天镇文史資料

3

参加新军决死队的回忆

高昶先生传略

一贯道在天镇的滋生蔓延

# 天镇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山西省天镇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主任 马 郡(兼)  
副主任 高 军  
委员 马 君 马庆举 王其平 阎 运  
李杏花 吕秀珍 吴至诚 张 模  
郝继光 吴永春(特邀)

顾 问 禾丕印  
主 编 高 军  
审 稿 马 郡 马生和  
校 对 吕 品 崔 旺 张福多

# 目 录

	天镇县自然概况.....高军(1)
人物传略	回忆三哥阎秀峰.....阎琪(7) 天镇县最早的共产党员王振翼.....刘生忠(16) 高袒先生传略.....吴至诚(23) 回忆我的母亲孟一先.....李得春(26)
历史事件	我参加牺盟会和新军 决死队的回忆.....北峰(31) 战功卓著的天阳怀支队.....高军(40) 忆头台子战斗.....刘福全(48) 十九墩事件.....吴至诚(52) 我在日伪警察队 经历的几次战斗.....王家亮(56) 解放初期一贯道在天镇的 滋生蔓延.....高军(62)
趣闻轶事	天镇“丧城”的来历.....吴永春(70) 鸡叫一声听三省.....李杰(72) 阎专员教育父亲.....左文(74)

经济 纵横	<p><b>塞上明珠</b></p> <p>——天镇县春小麦发展概况.....吕承尚 (75)</p> <p>天镇县最大的盈利大户</p> <p>——化肥厂简介.....李之圣 (79)</p> <p>记天镇第一厂.....郭子安 (82)</p>
说古 道今	<p>糊糊城——馍馍城.....高军 (85)</p>
文 教 拾 萃	<p>漫谈天镇的科举考试.....张敏 (87)</p> <p>记天镇县少体校武术队.....张秀业 (92)</p> <p>天镇恐龙化石.....吴永春 (95)</p> <p>天镇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简介 (一).....吴永春 (96)</p>
天 镇 名 人	<p>王泽民 王炳勋 王梦樵 王振潮..... (101)</p> <p>冯明 阎琪 阎秀峰 李风歧..... (105)</p> <p>李得春 杨友桐 张秉纶 张效中..... (110)</p> <p>张焕连 郭连捷 韩淑珍 薛汶..... (115)</p>
民间 故事 传说	<p>师家梁打炭——没熏.....李文 (117)</p> <p>弱女子巧避鲁莽汉.....高军 (119)</p> <p>大梁沟里的传说.....渠进国 (122)</p>
<b>征稿启示..... (123)</b>	

# 天镇县自然概况

高 军

天镇县位于山西省东北边缘，地处山西、河北和内蒙古三省（区）的交界处，在东经113度53分至114度32分，北纬40度09分至44度44分之间。西与山西省阳高县毗连，南同河北省阳原县交界，东和河北省怀安县接壤，北与内蒙古兴和县相邻，行政区划属雁北行署。县境南北长65公里，东西宽54公里，全县总面积为1635.1平方公里。其中山区约为836.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1%；丘陵区约为468.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9%；平川区约为329.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0%。

县的行政组织是县、乡（镇）、村三级制。全县有12个乡，5个镇，271个村民委员会、357个自然村。全县总人口为186,468人，其中农业人口169,104人，非农业人口17,364人。居、村民绝大多数为汉族，只有少数的满族、蒙族和回族等。

天镇县境地处阴山山系，境内峰岭重叠，豁谷交错，沟壑纵横，素有塞外高原之称。北部的双山为本省（本县）最东北部的边界山，县境中北部有大梁山，中西部有环翠山，东南部有摩天岭和笔峰山（即神头山）。双山在县境西北起三道沟与内蒙交界，该山地形复杂，沟壑交错，覆土薄，植被差，气候寒冷，水土流失严重。大梁山位于县城北

部，跨越新平堡、逯家湾和宣家塔3个乡镇，该山东西14公里，南北12公里，海拔1500公尺的山崖连续数10里，纵横交错的山谷有一百多条，是本县前川、后川的界山。环翠山位于县城西北部，主峰韭菜疙瘩海拔2106.3公尺，是天镇县的最高峰。该山为石山区，土层极薄，古长城环其南麓，绵亘40里。摩天岭位于县城东南，是山西省与河北省的界山，南坡为桑干河流域，北坡为三沙河流域，多数山峰复土较厚，牧草较为茂盛，特别是摩天岭以东野草高达一米以上，为较理想的放牧区。笔峰山又名神头山，位于县城东南部，南坡为洪塘河流域，北坡为南洋河流域，南坡复土较薄，北坡复土较厚，草木旺盛，西北有本县黑龙寺林场，东北有河北省怀安县虎卧寺林场。

天镇境内的河流属海河水系，为永定河的上游。北中部属洋河流域，南部属桑干河流域。较大的河流有4条：即北洋河、南洋河、三沙河、洪塘河。北洋河发源于内蒙兴和县西册村附近的王费山，从西向东横穿天镇县最北部，至大营盘乡平远头村东流至河北省怀安县境注入洋河。北洋河在县境流长10公里，流域面积260.2平方公里，河北为大营盘乡，河南为新平堡镇，河两岸形成一小盆地称“后川”。解放前，大营盘乡平远头村开明人士贺大元，个人集资修凿了一条长25公里的灌渠，起名“大兴渠”，当时就可浇地万亩。建国后，国家投资修建了“大众渠”（即原来的大兴渠）和“利民渠”，这两大灌区和平远堡电灌站，使农田水浇地面积扩大到2万亩。南洋河系天镇县最大的一条河流，上游有黑水河和白登河，过去“黑白”二河在本县刘家庄村东汇合后称南洋河，1976年人工将黑水河改道，现黑白

二河在本县小辛庄村东汇合。南洋河从西向东横穿卅里铺、南河堡、东沙河、谷前堡、城关、宣家塔和逯家湾等7个乡镇29个村，至逯家湾镇永嘉堡村东流入河北省怀安县。境内流长36公里，流域面积839.2平方公里，河床平均宽度100米，河床两岸形成一盆地俗称“前川”，是天镇县的主要产粮区。三沙河是由东沙河、南沙河和北沙河三条支流汇合而成的。该河主流东沙河、北沙河发源于笔峰山，南沙河发源于摩天岭，在米新关镇油房夭村西汇合北流南洋河。该河从发源地至北流经谷大屯、将军庙、米新关、贾家屯、南河堡、东沙河等6个乡镇，全长35公里，流域面积309平方公里。上游两岸多为山邱，地形较高，树木稀少，水土流失严重，下游地势较平坦，是全县最好的良田。洪塘河发源于河北省阳原县境内的黄花梁，由南注入横穿南高崖乡，东出怀安县入洋河。该河为矩形河，在县境流长20公里，流域面积134平方公里。洪塘河为季节河，两岸绝大部分是土石山区，多为山地及梯田，沿途支流11道，在南高崖乡境内灌溉意义不大。四条河流均系季节河，在县境总流长106公里，总流域面积1542平方公里。河流随季节及雨量多少而变化，水位升降异常，平时除南洋河、三沙河外，其余河流均呈干枯状态。

天镇县地处黄土高原，群山林立，地势高亢，树木稀少，风多雨少，故呈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四季的特点是：春季干旱多风，夏季干燥少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严寒酷冷。全县年平均气温低（年平均气温为 $6.4^{\circ}\text{C}$ ），而且温差大，一、二月份最低气温为零下 $31.80^{\circ}\text{C}$ ，七月份最高气温可上升到 $38.3^{\circ}\text{C}$ 。山区气温年平均 $4.2^{\circ}\text{C}$ ，无霜期为95—

105天，年降雨量在400毫米；平川区气温年平均6.5°C，无霜期为123—126天，年降雨量在4.5毫米；丘陵区气温年平均为4.6°C，无霜期在115—120天，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历年降水量的年内分配很不均匀，3—5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15%；6—8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63%；9—11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21%；12至2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1%。每年平均积雪日在160天左右，最大积雪深度250毫米，一般积雪在100毫米左右，3月下旬积雪可消融。对天镇县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灾害性天气有干旱、低温霜冻、冰雹和风灾。从历史上看，年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旱，其中春旱最为常见，故有十年九旱之说。由于气候寒冷，低温期长，初霜期每每在9月中旬就开始出现，大日期的作物多数成熟不好。由于全县地形复杂，每年程度不同地要遭冰雹袭击，高年达十几次。全县有南洋河、北洋河、三沙河、洪塘河、虎沟5处较大风口，每年4—5月，都要出现8级以上的大风，有时风沙把春小麦埋掉，把树木刮倒。由于种种气候原因和地理条件，形成春天遍地起黄沙，冬天寒冷窝在家；七月暴雨从天下，十月寒霜冻指甲。

天镇县的自然和地理条件虽然非常恶劣，但耕地面积较广、土质比较疏松，地下水源较丰富，水浇地面积逐年扩大，发展农业生产有许多优越条件。全县总土地面积245.27万亩，其中耕地为59.29万亩，每个农业人口人均耕地3.5亩，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是人少地多地区；几年来，全县各乡村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配套机井数达到1,450眼，水浇地面积扩大到20.8万亩，人均水浇地达到1.2亩，水浇地面积占到了总耕地面积的35.2%，比建国前1949

年的2.1万亩增加了10多倍。为此，1989年被国务院评为“全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变了种植业结构，扩大了高产、增收作物的种植面积，近年来全县春小麦播种面积每年保持在7万亩以上，亩产保持在200—250公斤之间。1986年省政府将天镇县列为全省的小麦基地县之一；天镇地处大同市、张家口市和内蒙古农牧区的三角地带，又靠近北京城市群，经济技术情报较为灵活，蔬菜、果品、乳肉蛋等多种农副产品销路广阔，市场潜力很大；天镇铁路、公路交通很方便，京包铁路，张同公路横穿东西，天（镇）阳（原）公路、天（镇）兴（和）公路纵贯南北，县、乡公路，乡村公路形成网络，全县工农业生产全面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

天镇矿藏资源贫乏，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但由于县委、政府较早地在工交企业实行了多种承包经营责任制，几年来，全县工业生产出现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好势头。1988年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4030.8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4倍，实现利润698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8倍。全县22个工交企业，有18个企业连续几年实现了产值、利润同步增长，涌现出了化肥厂、碳素厂等几家利税大户。5年来，乡镇企业、个体手工业有了蓬勃发展，全县乡镇企业总数达到1,700多个，从业人员近7,000人。1988年共完成产值3100.8万元，收入3,597.8万元，实现利税559.3万元，已初步形成建材、建筑、加工、服务等产业系列。

精神文明建设几年来也有了新的发展，全县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就。

1988年全县高考升学人数首次突破200名，89年达到237

名，90年又突破300名，跃居全区第1名：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区领先，受到省计生委和地委、行署的表扬，被地委评为计划生育红旗县。

天镇人民正在向过去的贫穷和愚昧告别，向着小康富裕的道路奋进。

（一九九〇年四月）

## 怀念三哥阎秀峰

阎 琦

三哥阎秀峰离开我们已有六年多了，可是，我总觉得他好象还活在我们中间。他那慈祥而镇定的面容，他那纯正、直朴而严以律己的思想作风，他那对党无限忠诚而一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精神，他那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都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上，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在三十年代初，三哥在太原成成中学读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整整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三哥原名阎伟，字秀峰，1914年10月24日，生于山西省天镇县张仲口村。我家祖辈都是这里的农民，祖父爱习武，是清朝末年的武秀才，但也一直在务农。父亲弟兄三人，父亲排行老三，他们都是极为勤劳的“受苦人”（这是当时家乡对农民的通称）。由于我家当时劳动力强，所以全家二、三十口人过得也还不缺吃穿。1920年，因土匪为患，祖父给父亲弟兄三个分了家，我家就迁到了相距祖村有十里远的袁家梁村。从我能记事起，三哥就已经是个能干许多农活的人了，放牲口、割草、帮犁、收割庄稼、拾柴、喂羊他都能

行。他从小就很懂道理，干什么都自觉主动、积极认真，因此，父母、哥嫂都很喜欢他，从不轻易指责他。当时，村里有个冬春季节的私塾房，三哥就曾在那里读过几年《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他学习很勤奋，常常天还不亮，就在被子里背起书来。

三哥成长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世界列强瓜分我国、军阀混战的时期。我们家乡一带，地处要冲，人们为了避难，四出逃难者比比皆是。1926年冬，我家先逃到了瓦窑口村，在两间圈羊的破房子里度过了一冬。1927年的春天，我们一家又由瓦窑口村逃进了天镇县城，在城郊租种了十几亩地。

那年，三哥十三岁了，父母就叫他到县里第一小学的补习班补习，经过短期补习后，他考入了高小学习。当时，家里生活极为困难，上学要买笔墨纸张，家里给拿一个铜板都不容易，常常是拿家里的鸡蛋去换（那时一个鸡蛋可换两个大铜板）。三哥写大楷字，仿照的是大哥曾用过的方法，即用一块磨光的方砖，以水代墨在方砖上练字。每天晚上，他都要在炕角搭个小棚子，在里面点个小油灯学习到深夜。

三哥很爱听故事，记得他在上高小时，为了听别人讲故事，一次竟跟人在城乡之间来回走了八十里路。

1931年夏，三哥从天镇县第一两级小学校毕业了。毕业后，恰逢大哥回家探亲，大哥走时，亲自带三哥到太原考入了成成中学，上学费用全由大哥供给。

太原成成中学，是当时著名的进步学校，那里有地下党的领导和一批进步教师。学校曾经购进大批马列主义著作、左翼文艺书刊以及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开设时事、社会科学讲座，举办时事、论文、诗歌、短篇小说等壁报，抗日、

革命的气氛很浓。正是在这里，三哥受到了革命进步思想的熏陶，使他的思想很快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33年下半年，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群众组织“社联”，开始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不久，三哥在太原被捕了，听到这一消息后，可把全家人急坏了，母亲急得近乎神经失常，成天伤心流泪，父亲也急得走进走出，坐卧不安，担心三哥被残害。本来，父亲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但老人放心不下，就借了些钱，奔赴太原去看三哥。经过许多周折，终于被允许在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内一个小墙洞外的栏杆前探视三哥。探视时，看守站在两边，父亲从小墙洞一望见三哥，说了句“阎伟，我来看你……”就老泪横流，泣不成声。可是，三哥当时却表现得十分镇定，他笑着对父亲说“爹，你们放心！没多大事！”父亲看见三哥镇定自若，很自信的神情，心也稍稍放下了些。

三哥被关押在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时，积极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叛徒王光甫的斗争，和反对反动当局虐待政治犯、克扣囚粮的罢食和绝食斗争，并于1934年10月，经狱中党组织负责人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他通过王淑成（共产党员）在看守所打民事官司的姑父，从外面党组织那里取进两次党的秘密文件。当看守所内党组织负责人因叛徒告密，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审讯的严重情况下，党组织指定三哥负责保管党的秘密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负责作过一个青年看守的工作，利用他向外面党组织取送文件，购买必要的书籍、物品等。

三哥在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又被敌人转押到了山西反省院。在反省院期间，三哥不

顾杀头的危险，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赤色革命者生活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哥被反动当局判刑三年。1936年9月，在党的营救下，取保获释。出狱后，他曾回家探亲，逗留了廿多天。但在探家期间，他还是很少在家里落脚，大部分时间都是到乡下，进行革命和抗日的宣传活动。（已故原辽宁省地质局副局长王振朝同志，当时在水磨口教书，他在三哥的影响下，就从那时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三哥返回太原后，参加了牺盟总会主办的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学习，并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训练班结业后，他到岢岚县任村政协助员。不久，被调回太原参加牺盟总会主办的特派员训练班。在训练班期间，他积极组织群众，支援反省院政治犯的绝食斗争，因此被阎锡山的军政委员会关了几天禁闭。

“七七”事变前几个月，他被中共党组织分配到大同，任党的雁北工委书记和牺盟会大同主任特派员。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十分严峻，他全部身心都放在革命、抗日的工作上，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又是到煤矿，又是去铁路，进行革命和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侵入山西境内后，我和三哥就完全失去联系，直至1949年春，我们才在北平会面。但是，通过三哥后来和我的叙谈及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三哥在抗战期间对革命事业始终是忠贞不渝的。据说，他在牺盟会洪赵中心区担任党团书记、河东工委书记期间，曾亲自领导和发动了清算赵城县防共团团长、大恶霸郭辅唐的群众斗争，并最后迫使阎锡山批准处决了这个恶霸，为赵城人民除了个大害。赵城一带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曾经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被誉为群众运动的典范。在此期间，他还领导成立了洪（洞）赵（城）灵（石）霍（县）临（汾）五县游击决死队，并使这支游击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打击日寇的武装力量，曾多次袭击日寇，破坏铁路、桥梁，使日寇为之震惊、丧胆。

日寇投降后，三哥在雁北地区任五专署专员。在地委领导下，他在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和开展除奸、清算、减租减息，回赎土地等斗争中，因工作出色，曾受到了贺龙司令员的称赞，并在晋绥分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受到了表扬。之后，三哥在担任绥蒙政府副主席期间，据当时的绥蒙政府主席杨植霖同志回忆说，三哥“埋头苦干、实干的精神，达到了使人敬佩而又担心的程度，他干了多少工作，从来不在同志们面前夸说”。还说有次三哥为起草一个紧急文件，竟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因劳累过度，加之当时营养不良，竟休克了两次，都倒在厕所里。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四川工作，先后担负政府、党委、三线建设等项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不论从事任何工作，都把全部心神倾注在工作上，苦干实干，是四川广大干部公认的实干家。他跑遍了四川各地，对四川的山山水水，对许多农村、工厂、矿山，对各地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情况都十分了解。他除了白天紧张工作外，晚上也经常工作到深夜。在他的工作历程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和节假日之分。对他这种一贯埋头苦干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中央军委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同志曾经特别赞许地说：“阎秀峰的干劲象一头负重急行、不知疲倦的骡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不少人的所谓“揭发材料”

中，也都说他十七年“呕心沥血，熬更守夜地‘卖命’，说他是四川的最忠实的干将。”

在十年“文革”中，三哥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被关押、审查了长达五、六年之后，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摧残。被折磨成了严重的肺气肿、肺心病。四肢冰冷、两腿麻木，两脚浮肿，步履艰难，站都站不稳，身体极为虚弱。1973年春，周总理得悉他的病情后，立即指示：解除监护，送北京治疗。但由于“四人帮”一伙的继续迫害，三个多月后，他不得不返回到成都，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在此期间，他几度病危，当时有位老同志过意不去，就给他搞了个电热炉，但刚用了两天，就被“四人帮”的干将取走了。

粉碎“四人帮”后，三哥喜不自胜，精神异常振奋，他虽身患重病，但仍渴望为党多工作。1978年，他担任四川省委顾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后，不顾自己重病在身，急不可待地到工厂调查情况，去大庆参观学习，结果在归途中，竟病倒在太原。为此，领导决定让他去广州疗养，但他刚到广州，还没有到达疗养地，却又放弃疗养，急忙又去北京参加中纪委的会议，开会中间，他又病倒在北京医院。

三哥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坚定的信念，使他铸成了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坚持原则、严以律己、廉洁奉公、不循私情的作风。

解放后，家乡有一些本家和亲戚，不远千里来投奔于他，他都热情接待，讲清道理，送给路费，让他们回去好好工作、好好劳动。在1965年，他出差路过南京看我时，曾对我说：“我对家乡的亲友没有照顾到，他们可能有意见。”